

第九十七章 大夫人失蹤了

武安侯府還是第一次有皇子駕臨，雖然之前皇子他爹駕臨過，可是當時還真沒多少人知道，是以老太太讓人都去前院迎候，順帶送莊王妃出府。

三皇子正在前院正屋喝茶，神情冷淡，眉頭皺緊，似乎對侯府眾人姍姍來遲頗不滿。

安容扶著老太太進去，眼睛在屋子裏掃了一圈，沒瞧見武安侯，不由得有些納悶——三皇子登門，父親怎麼不來？

老太太也詫異，問了福總管道：「侯爺呢？」

福總管道：「不知道侯爺在哪兒，沒找到他。」

安容注意到福總管說這話的時候，眼神微閃，明顯是撒謊了，肯定是父親有事，來不了。她也能猜到是什麼事，出了這樣的事，父親第一個要做的便是去質問大夫人，希望父親別在氣頭上掐死大夫人才好。

老太太和安容幾個給三皇子福身行禮後，三皇子臉色稍稍緩和，道：「不必多禮，府上五姑娘捨命救我，恩比天高，她方才醒來，急著要回府，我便送她回來了。」說著，他起身道：「五姑娘的傷若有什麼變化，大可找徐太醫、鄭太醫，沒什麼事，我就先告辭了。」

安容眉頭微挑，她還是第一次瞧見三皇子在侯府沒有端著架子，就跟尋常的世家少爺一般，若非知道他的稟性，還真叫人覺得三皇子和善可親了。

三皇子話音剛落，沈安北和沈安閔就進來了，老太太便吩咐兩人送三皇子出府。

送走了三皇子，安容才扶著老太太去偏屋瞧瞧沈安玉。

花梨木的床榻上，容貌嬌媚的沈安玉此刻臉色蒼白，便是睡著，也疼得她緊緊的抓著被服，好像這樣能減輕疼痛一般。

看著沈安玉這樣，老太太的眸底又有了些憐惜之色。

安容噘了噘嘴，真恨不得將沈安玉和二老爺合謀算計三皇子的事跟老太太和盤托出，又怕人多口雜，萬一走漏點風聲，刺殺皇子的罪責，侯府吃罪不起啊！

老太太吩咐丫鬟，等沈安玉醒了之後，將她送回自己的院子，要小心的伺候。

丫鬟才起身，那邊就有丫鬟急忙進來，「老太太，不好了！」

「又出什麼事了？」老太太聽到「不好了」這三個字就腦殼就生疼。

丫鬟忙道：「大夫人失蹤了。」

老太太眼神凌厲了起來，「她不是禁足在沉香院，能失蹤到哪裏去？！」

丫鬟搖頭，「奴婢不知道，方才侯爺怒氣衝衝的去了沉香院，可是屋子裏根本沒瞧見大夫人，丫鬟們將沉香院裏裏外外，包括侯府各大院子都找遍了，都找不到大夫人的身影。」

丫鬟也納悶呢，大夫人禁足可是最安分的，沒聽說過她會出院子啊，而且今兒守門的婆子都發誓說沒瞧見大夫人呢。

「難不成她還長翅膀飛了不成？！」老太太怒喝道。

孫嬤嬤忙道：「再去找！」

丫鬟趕緊退出去。

孫嬤嬤也納悶的看著老太太，又回頭看了眼沈安玉，眸底的疑惑之色更盛，不應該啊，大夫人可是最疼五姑娘的，五姑娘重傷未癒，又是剛回來，她就是衝出院子來瞧五姑娘，老太太也不會責怪她，畢竟母子連心，可大夫人卻失蹤了，這太離奇了吧？難道大夫人是見五姑娘受傷，遲遲未歸，所以等不及，偷偷溜出侯府了？

孫嬤嬤是這樣猜測的，老太太也是這樣猜的，只有安容知道，大夫人十有八九是鑽進了密道中，在密道裏，誰能找得到她？！

一想到大夫人頻繁在密道中和二老爺幽會，安容就氣得眸中火光四起。

更讓安容生氣的還在後頭，她和沈安溪扶著老太太回內院，半道上聽到東院的丫鬟也在找二老爺。

據丫鬟說，二老爺醒來時很生氣、很狂暴，幾乎能殺人了。

二太太擔心二老爺因為失去左手，惱怒悲憤之下會想不開，尋了短見，交代務必儘快找到二老爺。

好了，找大夫人的下人們又多了一個任務，順帶找二老爺。

安容氣得額頭都青筋暴起了，牙齒磨得咯吱響，叫沈安溪好生納悶——

「四姊姊，妳好像很生氣？」

她能不生氣嗎，她快要氣暈過去了！府裏操心的事原就多，他們倒好，到現在了還不知道安分！可是轉瞬一想，二老爺是帶著怒氣去找大夫人的，大夫人不會有好果子吃，只是她擔心大夫人的狡辯能力會將二老爺糊弄得團團轉，讓她看狗咬狗的好戲落空。

安容望著沈安溪，眼神輕垂，道：「能不生氣嗎，傷重了失蹤，禁足了也能失蹤，這壓根就不把祖母的話放在心上呢，她不過就是占著給祖父守過孝，侯府休不得她，所以膽大妄為，再這樣縱容下去，誰知道還會不會有人跟三姊姊一樣？」

沈安溪聽了也努起了嘴，這人真是討厭，偏偏不能休了她。

老太太眼神微窒，望了孫嬤嬤一眼，孫嬤嬤無奈一笑，正要說話，就聽身後有腳步聲傳來，一個青衣小丫鬟走過來，跟安容福身行禮道——

「四姑娘，桃媒婆登門，說找妳有事，另外，侯爺讓妳去書房一趟。」

安容微愣，桃媒婆居然登門找她，不是跟她說好了，回頭大哥娶誰，會派人告知她的嗎？還有父親找她什麼事？

安容正在猜測，老太太就道：「妳爹找妳，估計是有急事，妳快去吧。」

安容點點頭，帶著芍藥往外院書房走，一邊吩咐青衣小丫鬟道：「妳去告訴桃媒婆一聲，我見過父親就去找她。」

青衣小丫鬟連連點頭。

書房外，遠遠的，安容便瞧見守門小廝豎起耳朵，聽屋子裏的動靜。

聽到有腳步聲傳來，小廝忙行禮，然後道：「四姑娘，侯爺發怒了。」

這是提醒安容小心些，安容點點頭，父親會生氣是意料之中的事，她能理解。

只是安容沒想到，她爹這回的怒氣有這麼大，進門後她便瞧見一地的碎片，就連她爹最喜歡的碧玉鎮紙都摔了，書桌更是一片狼藉。

安容踩著一地的碎片上前，還未請安，便聽到武安侯的詢問聲，「那日，是妳讓人殺了院子的人？」

安容望著武安侯，殺那些人不是她指使的，是暗衛自己拿的主意，不過她也知道，所以點頭了，「是我。」

武安侯的眼睛瞬間凝望過來，「妳知道大夫人不貞的事，為何不告訴我？」如果不是李大夫無意中說起昨天安容問過他相同的事，他都不知道，比他先知道這事的竟然是自己的女兒。

安容對武安侯供認不諱，當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，該說的說，不該說的不說，表示是沈安姁求她去查二姨娘的死，自己才查到沈安姁的身世之謎。

武安侯斂眉，「妳可知道那姦夫是誰？」

是你庶弟，我的二叔。安容在心中道，但是這話她不敢說，她怕武安侯會氣衝腦門，跑去殺了二老爺。無緣無故殺庶弟，兄弟鬩牆，這是大忌，會毀了父親，可是抖出二老爺勾搭親嫂的事，父親的顏面會蕩然無存，會淪為京都的笑柄，同樣會毀了父親。

所以，安容搖頭了，聲音裏還帶了抹惆悵和失望，「女兒不知道。」

武安侯望著安容，眸底帶了些質疑，好像在懷疑安容欺騙他，明明知道卻故作不知，可是安容的神情又不像在作假，若是知道，昨兒就不會去問李大夫了。

武安侯覺得自己多疑了，他擺擺手，讓安容出去。

安容知道父親的煩躁和憤慨，是個男人都無法忍受枕邊妻子給自己戴綠帽子，他需要好好的靜一靜，但是轉身前，安容還是忍不住將心裏最好奇的事問了出來，「父親，若是九妹妹和七弟都不是你所出，你會如何？」

安容的聲音輕柔，像微雨細風拂過湖畔嫩綠的楊柳枝，帶起圈圈點點的漣漪，可是這樣的漣漪卻像是一把沉重的鐵錘，一把砸在武安侯的心尖上，頓時將一顆脆弱的心砸得鮮血淋漓。

他的眸光在安容話音落地的時候，便燃起鮮血般的狠戾，那是一種殺意。

雖然武安侯沒有說話，但是安容知道，侯爺不會留下他們。她悄悄的退出門外，看著窗外的藍天白雲，還有暢意歡快的飛鳥，輕輕一歎。

對於父親的決定，安容能理解，只是她不能理解的是，為什麼大夫人會和二老爺勾搭上？難道父親滿足不了她的慾望嗎？還是她根本是慾壑難填，一邊占著侯爺夫人的身分，享盡旁人羨慕的眼光，一邊和二老爺在密道享受偷情的刺激？

這樣的人，便是千刀萬剮、五馬分屍都不為過！還有那不該有的孽種，大夫人種下的因，就該他們母子去承受那樣的果！

安容這回的心夠狠，不會覺得沈安姁和沈安孝小小年紀就是無辜的。他們無辜在哪兒？上一世，最大的贏家就是他們！他們活得恣意瀟灑，踩著多少人的鮮血？！

一想到上一世，偌大一個武安侯府全被那對姦夫淫婦所得，他們還占了賢良之名，安容想想就能把自己給噁心死。

芍藥站在一旁，瞧見安容作嘔，不由擔憂道：「姑娘，妳沒事吧？」

安容擺擺手，覺得頭有些暈，「只是想到一些噁心的事罷了。」

她想到一件事，覺得和大夫人很像——崇德縣號稱賢良縣，有十七座牌坊，都是獎勵那些為夫守節一輩子、侍候公婆、撫育子女的寡婦受到的朝廷嘉獎。

後來第十八座牌坊是給一個錢姓寡婦，遽聞她撫育一雙兒女、照顧公婆，是盡心盡力、鞠躬盡瘁，朝廷為嘉獎她，特地賜了座牌坊給她，可是那牌坊就是豎不起來，不是砸死了工匠就是倒塌，後來一查，那錢寡婦哪裏賢慧了，人家夜裏和姦夫在野地苟合，這樣的人怎麼能稱之為賢良淑德、為夫守節？

當時京都笑傳，當了婊子還想立牌坊，老天爺都看不過眼了。

大夫人和她簡直就是一模一樣，更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人家錢寡婦的夫君是戰死沙場，大夫人卻是生生害死了父親！錢寡婦是浸豬籠、沉塘的下場，這也應該是大夫人的下場！

安容邁步進院子，就有丫鬟道：「四姑娘，桃媒婆在九曲亭等妳。」

安容點點頭，朝九曲亭走去。九曲亭坐落在湖上，用木板搭的路正好要轉九個彎，故而叫九曲亭，這名字還是安容改的。

桃媒婆坐在那裏，手裏的大牡丹花團扇搖得是呼呼作響，一邊再催，「你們家四姑娘到底什麼時候來啊？這茶一杯接一杯的喝，肚子都脹了。」

負責伺候桃媒婆的丫鬟忙道：「妳且稍等，四姑娘肯定是有事耽誤了，一會兒便來。」

桃媒婆手一伸，直接把丫鬟趕到一旁去，她瞧見安容，當即就坐不住凳子，下了臺階朝她走過去，一走三搖，眸底淨是責怪和哀怨，「四姑娘欸，妳可真是叫我好等，這都多少天了，怎麼就沒半點音訊？為了府上世子爺的親事，我可是推了好幾個大官家了呢。」說著，很是不見外的扭過胖胖的身子，對丫鬟道：「去，再沏一壺上等碧螺春來。」

等丫鬟邁步離開，桃媒婆就對安容笑道：「四姑娘，妳可真是厚道，若不是我眼尖，昨兒花燈會上東瞧西看，還真沒發現世子爺和周太傅府上二姑娘般配的很，郎才女貌不說，家世也極配，又是情投意合——」

桃媒婆巴拉巴拉一陣倒豆子，那速度，芍藥拍馬難及。

她負責給人牽線拉媒，這花燈會又是才子佳人最好相會的時候，她就東街走西街逛，將哪些世家少爺欽慕誰家姑娘都弄清楚。桃媒婆敢拍著胸脯保證，京都世家少爺和大家閨秀就沒有她不認得的，便是宮裏的皇子公主，她也能猜個大概。

她心裏對哪家少爺喜歡哪家姑娘一清二楚，這樣做起媒來，就等於是成功了一半，要知道，誰說娶親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做兒子的真不願意娶，做女兒的真不願意嫁，這親也是難成，畢竟父母也怕因為這事和兒子女兒生分了。

她做媒，正中人家下懷，就憑她三寸不爛之舌，說成親事不難。

昨兒逛來逛去，覺得有那麼七八門親事能成，今年的收入不會少，可走到橋邊的時候，桃媒婆眼珠子睜大，因為她瞧見沈安北和周婉兒在橋上看花燈，尤其是周婉兒，還拉著沈安北的胳膊，說那個漂亮、那個漂亮。

桃媒婆當時就樂得屁顛屁顛的，她已經感覺到雙倍的報酬朝她撲過來，砸得腦袋有些暈暈的，才準備回去籌備著怎麼去說親，誰想碰到了同行，說莊王世子看上了周婉兒，要她上門說媒——這還了得，跟她搶生意！

這不，桃媒婆等不及就跑上門來了，不催不行啊，莊王府到底是王府，可不是一個侯府能比的，就算武安侯府潛力無限，在朝中的影響力比莊王大，可世子妃和世子夫人能一樣嗎？

安容聽桃媒婆說完，眼珠子都睜大了，「莊王世子想娶周婉兒？！」

桃媒婆是點頭如搗蒜，「可不是，要不然，我也不會上趕著跑來求媒做啊，我也是真心覺得世子爺和周姑娘般配，這段姻緣錯過了委實可惜，今兒來之前，我可是給柳媒婆使了絆子，讓她去不得周家，可是再晚，我就攔不住了。」

安容聽得眉頭輕攏，給芍藥使了個眼色，芍藥就從袖子裏掏了個荷包，塞給桃媒婆。

桃媒婆接在手裏，輕輕一掂量，分量是夠了，可是怎麼感覺不對啊？她也沒什麼不好意思的，打開荷包，看到金光燦燦的瓜子，頓時晃了眼。

芍藥嘖嘖嘴，這是姑娘讓她交給五少爺和三姨娘的，她不敢隨便給小丫鬟，怕人家隨手拿兩粒，沒想到最後便宜桃媒婆了。不過，她要是做成了世子爺和周姑娘的親事，那倒是極好，可是說的這麼誇張，總覺得有些難以相信啊。

桃媒婆喜笑顏開，直誇安容大方，然後便拍著胸脯保證，「四姑娘放心，這樁親事我鐵定能做成。」

等桃媒婆離開，芍藥就道：「我怎麼覺得桃媒婆是騙姑娘的？」

安容望了芍藥一眼，有些事，芍藥不懂，她卻清楚，前世確實有過莊王世子想娶周婉兒的流言，只是周婉兒許了人，流言才沒有怎麼傳開。

不過安容卻不急，她高興得很。周太傅是不會把周婉兒嫁給莊王世子的，只是回絕一個親王世子總是需要一些膽量和一個好的藉口，她大哥會是絕好的藉口，就說周婉兒已經許親了，總不好再許給別人，只能怪莊王世子晚來一步。

此時有小丫鬟過來道：「四姑娘，皇后送了一堆賞賜來給五姑娘——」

小丫鬟話還沒說完，芍藥便扭頭望著她，打斷道：「又不是給四姑娘的，妳這麼高興的稟告做什麼？」

小丫鬟頓時嗓子一噎，「我想說的是，宣旨公公說，太后讓四姑娘過兩日進宮。」

芍藥聽得白眼直翻，這才是重點好嗎！

等安容喝了大半盞茶，吹了好一會兒涼風才起身回內院。半道上，她聽到有丫鬟在交頭接耳，好像談論的內容和二老爺有關，便問那些丫鬟道：「二老爺怎麼了？」

那幾個丫鬟在花圃石墩上坐著閒聊，沒注意到迴廊上的安容，乍一聽，還嚇了一大跳。

丫鬟們忙起身行禮，有些膽怯道：「失蹤的二老爺找到了，下人發現他暈倒在井邊，大家都揣測二老爺想跳井自盡。」

安容在心底冷笑，她不信二老爺會是那麼想不開的人，他若跳井了，還真省了很多的事，「大夫人呢，她也找到了？」二老爺從密道出來了，大夫人不可能還待在裏面。

丫鬟搖頭，「沒有瞧見大夫人，下人們幾乎把侯府翻遍了，現在還在找，侯爺說，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她。」

安容眸光看向遠處，清澈的眸底有光芒閃動，密道潮濕陰暗，就算大夫人和二老爺幽會的地方裝飾的富麗堂皇些，也好不到哪裏去，她不會一直待在密道裏，等她出來，看她怎麼和父親解釋。

安容正期待大夫人出來，可聽到趙成稟告，安容驚得目瞪口呆——大夫人永遠也出不來了，她死了。

忽然聽到這樣堪比震雷的消息，安容一時間還真消化不了，總覺得有些暈乎乎的，但是很快，她就狂喜了。

死了最好，死在密道裏，除了二老爺外，根本不會再多一個人知道。侯府會派人去找，可慢慢找就是了，沒人知道大夫人死了，也不用她和沈安北他們替大夫人守孝。

侯府會過自己的日子，大哥會娶媳婦，也沒人挑事氣祖母，多好啊！

安容高興的笑，二老爺總算是做了回好事，居然在氣頭上把大夫人給掐死了。

男人女人的力量懸殊太大，二老爺沒了左手，居然還能把大夫人一個四肢健全的給掐死，可見二老爺武功之高。

大概猜到安容是這樣想的，趙成自然不會說這裏面還有他的一份功勞在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，二老爺醒來發覺左手沒了，極其憤怒，一把搥開餵藥的丫鬟，轉身便走，進了書房後就進了密道。

趙成悄悄的尾隨其後，等了好半天才瞧見大夫人過來。

二老爺真信了是三皇子害他沒了一隻手，把這股氣算在大夫人身上，和大夫人吵了起來，罵她賤婦。

大夫人脾氣不好，就和二老爺吵起來，因為二老爺差點就要了沈安玉的命，那可是她的親生女兒，沒有做娘的不疼女兒的，他意思意思就行了，至於下這麼重的手嗎？萬一沈安玉中劍的時候身子前傾，這傷口就會深半寸，命就保不住了！

兩人一言不和吵了起來，二老爺本來就煩大夫人了，那一日一封的信，就像一塊大石頭壓在他的心上，正不知道怎麼辦好，偏大夫人又出什麼餽主意，只顧自己，連累了他！這樣的禍害還留在世上做什麼，要害得他名聲盡毀嗎？

二老爺起了殺心，大夫人再喋喋不休的罵他，二老爺就掐大夫人的脖子了。開始很用力，後來大夫人就求饒了，二老爺想想，覺得大夫人還有可以利用的地方，就想饒她一命，畢竟大夫人和他曾經無數次在密道裏翻雲覆雨、恩愛纏綿，還替他生下一雙兒女。

可是，就在二老爺心軟鬆手的時候，一粒小石子飛過去直接打中二老爺的穴位，將二老爺定在那裏。

當時，二老爺是緊緊掐著大夫人脖子的，大夫人纖細的脖子一大半掐在二老爺的手裏，身子一定住，手自然繼續保持這樣的姿勢。

二老爺是親眼瞧見大夫人的臉色因為缺氧而變得蒼白，最後雙眸瞪圓，恨恨的看著二老爺，死不瞑目。

趙成下手有些狠，將二老爺一定住就是半個時辰，二老爺能感覺到大夫人嚥氣後，身子漸漸的冰涼，再冰涼……

半個時辰後，二老爺穴位解開，他鬆開僵硬的手，連滾帶爬的出了密道。他受不了大夫人臨死前的眼神，更怕背後點穴的人，要殺他簡直易如反掌，可偏偏人家沒有殺他。

就這樣，又驚又怕下，二老爺想洗掉右手上大夫人的氣息，可是還沒打水就直接暈了，他是嚇暈的，因為他好像從井水裏瞧見大夫人一雙怨恨的眼睛。

趙成沒有殺大夫人，但是他一粒石子，二老爺就成了殺人凶手。趙成覺得自己的計謀真是太好了，他沒好意思找安容討賞，便回去找自己的主子要。

誰知剛回到臨墨軒，就被另一個暗衛趙行攔下了，「你不是負責保護四姑娘嗎，怎麼回來了？」

「回來討賞。」趙成挺了挺背脊道。

趙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一句沒說，便轉身離開。

趙成當時就懵了，一起長大的，互相之間都瞭解，趙行這樣子明顯是幸災樂禍啊，為什麼？他追上去，「主子怎麼了？」

趙行不苟言笑道：「主子好像很生氣，你這會兒去討賞，估計會賞你幾板子。」

趙成抹了抹額頭上的汗，主子可是極少生氣的，主子在國公爺和大將軍的培養下，早做到喜怒不形於色，怎麼會生氣？

在趙成追問下，趙行笑了，「國公府裏敢給主子氣受的，除了國公爺還能有誰？」

趙成越發懵了，國公爺對主子多好啊，國公爺有什麼吩咐，主子也都是極力完成的，怎麼會鬧翻呢？

事情是這樣的，蕭湛和蕭老國公吵起來，還是因為那一顆媚藥，花船著火之後，安容不讓蕭湛跟著她，蕭湛知道暗處有暗衛守護，他就趕回了國公府，要好好的質問蕭老國公。

誰想，蕭老國公睡下了，蕭湛又不能喊醒他，就回自己住處沐浴一番，歇下了。

因為媚藥，蕭湛著實費了一番體力，再加上他原就是快馬加鞭趕回來的，愈加疲乏。

一宿好眠，等他睡醒，好了，蕭老國公上朝去了。左等右等才等到蕭老國公回府，誰想蕭老國公又因為靖北侯世子被綁架的事，火氣正大著，偏蕭湛不知道。

蕭老國公問他，「你是不是不喜歡沈四姑娘？」

蕭湛回答，「喜歡。」

蕭老國公又問：「你是不是不願意娶她？」

蕭湛回答，「願意。」

蕭老國公問完，立馬就怒了，這一怒，就很「心平氣和」的告訴蕭湛，「既然喜歡，也願意娶她，那過兩個月就把沈四姑娘娶進門。」

蕭湛生氣，就生氣在兩個月上，以前蕭老國公不是這樣的，他恨不得儘快要自己把安容娶進門，可是昨兒之後他就不急了，現在急的是自己。

偏蕭老國公端著臉色，你不是惱外祖父多事嗎，不樂意早些娶嗎？那就晚些再娶就是了，左右人家武安侯不急，人家四姑娘就更不急了。

蕭湛鬱悶的幾乎能吐血。他知道蕭老國公是存心消遣他，誰叫以前蕭老國公逼著他，他還不樂意，這叫自食惡果。

趙行說完，趙成快笑暈了。國公爺幾時吃過虧，原來在這裏等著主子呢，他記得以前國公爺逼主子的時候，主子不慌不忙的說——「有什麼好急的，又跑不掉。」

現在，這句話被國公爺原樣還給主子了，而且當初國公爺就說過「總有你急的一天」，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這麼的快，哈哈！

趙成大笑，趙行望了他一眼道：「別笑了，小心叫主子聽見。」

趙成的笑戛然而止，可來不及了，蕭湛已經聽見了，一張臉鐵青鐵青的。

趙成縮著脖子，一臉後悔，為了自保，他假傳安容旨意，道：「主子，屬下回來，只是替四姑娘轉告一句話，她說她想你了。」說完，打了個哆嗦，感覺胳膊上有了雞皮疙瘩。

這話，四姑娘能說，那太陽估摸著會從西邊升起來，所以趙成又趕緊加了一句，「是四姑娘身邊的丫鬟說的。」

這樣就比較真了，而芍藥就這樣背了黑鍋。

看著蕭湛的臉色好了很多，趙成驚呆了，果然男人的軟肋是女人啊！主子的軟肋，絕對是四姑娘了！

趙成又幫著蕭湛出主意道：「國公爺只是惱主子之前不聽話，屬下覺得，只要哄得國公爺高興，一個月之內，定能迎娶四姑娘進門。」

蕭湛掀開眼皮，「怎麼哄？」外祖父根本就軟硬不吃，你軟，那是應該的；你硬，外祖父就更硬。

「其實兩個月時間不長，一眨眼就過去了……」趙風輕聲道。

趙行則道：「就怕兩個月內，主子會不小心惹惱國公爺，然後……」然後娶四姑娘進門的時間就會一拖再拖。

這也是蕭湛最擔心的。

此時蕭遷邁步進院子，手裏拎著一隻鸚鵡，羽色豔麗，華貴高雅。

蕭湛認得這隻鸚鵡，今兒在蕭老國公書房裏見過，是蕭玉兒見蕭老國公為了連軒生氣，送來給他解悶的，只是，蕭遷怎麼把牠拎來了？

蕭遷笑道：「鸚鵡學舌，祖父嫌棄牠煩人，讓我拎著還給玉兒的，這不，回來的路上，聽到一

句話，我覺得應該是說給大哥你聽的。」

蕭湛微微愣住，「什麼話？」

蕭遷拿食物逗鸚鵡，鸚鵡便道——

「等那臭小子來拍老夫的馬屁！」

「等那臭小子來拍老夫的馬屁！」

「等那臭小子來拍老夫的馬屁！」

語氣和蕭老國公如出一轍。

蕭湛，「……」

蕭遷把漿果餵給鸚鵡，鸚鵡就停了說話吃起來，吃完又道——

「跟他爹一個德行！」

「跟他爹一個德性！」

「讓靖北侯來見我！」

「讓靖北侯來見我！」

蕭遷狂汗，這要知道是祖父說的還好，這要不知道，還以為這鸚鵡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呢，居然要靖北侯來見牠。

「我要吃糖！」

「我要吃糖！」

蕭遷恨不得捂住鸚鵡的嘴，真吵。他小時候養的鸚鵡，半年也不聽牠開口說一句話，怎麼玉兒的鸚鵡就跟八婆似的，嘰裏咕嚕一堆，都不見歇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很是揶揄道：「大哥，祖父還等你去拍他馬屁呢，等的越久，估計越生氣。」

蕭湛望著蕭遷，蕭遷重重點頭。

蕭湛擰眉問：「外祖父喜歡聽什麼？」

蕭遷一臉黑線，「你別問我啊，我也沒拍過祖父的馬屁，這事軒弟最會，只是他說的話，從你嘴裏說出來，估計會嚇壞祖父。」

「嚇壞祖父！」

「嚇壞祖父！」

鸚鵡又開始叫了。

蕭遷一抬手，啪的打在鸚鵡腦門上，「給我安靜點兒。」

「不是好人！」

「不是好人！」

鸚鵡大叫。

蕭遷撫額頭，「大哥，我先走了，再不走，這鸚鵡能把人弄瘋了。」

另一邊，安容心情大好的回到玲瓏院，可是偏偏有那討人厭的來影響她美好的心情——有人

找娘，找到她的玲瓏院來了。

沈安姝一定要搜查玲瓏院裏面，因為侯府裏裏外外都找遍了，就玲瓏院沒找，丫鬟說大夫人不在，負責搜查的七福就帶著人離開了。沈安姝罵了七福一頓，親自帶人來找，只是丫鬟不給進。

開玩笑，上回大夫人的人來搜查藥物，喻嬾嬾已經罵過她們一回了，今兒，怎麼也不能讓她進去啊，而且，大夫人真不在院子裏。

安容見沈安姝就生氣，她笑著邁步進去，道：「九妹妹，都說了大夫人不在我院子裏，妳偏說在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這院子裏有什麼好東西這麼招人喜歡，捨不得走？」

安容笑得如春風中的一樹迎春花悄然綻放，溫情燦爛，可是瞧在沈安姝的眼中格外的礙眼。她娘都失蹤了，她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，她還笑得出來？！而且安容的話，讓她忽然就想起大夫人偷竊祕方的事，就是那祕方，就是她，害的娘親沒了誥命封號，惹出來這麼多的事！

看著安容的笑，沈安姝極力忍著，她真怕自己一個忍不住上去撓花安容的臉！

沈安姝咬牙切齒道：「四姊姊，爹爹下令，掘地三尺也要找到娘親，偏妳玲瓏院就不許人搜，是何道理？妳連爹爹的話都不聽！」

安容清冷的瞥了沈安姝一眼，吩咐芍藥道：「給她拿了鏟子，讓她從我玲瓏院起，將整個侯府掘地三尺，我也想瞧見她挖出大夫人。」她說的是真的，她還真想瞧瞧沈安姝掘地三尺，然後挖出大夫人的情形。

可是沈安姝不知道，她氣得眼眶通紅，跺著腳對安容道：「妳等著，我去找父親，讓他來搜查玲瓏院！」

安容瞥了沈安姝一眼，一臉驚嚇害怕的神情，就在沈安姝以為安容怕了要服軟時，安容卻粲然一笑，繞過她進了玲瓏閣。

身後，沈安姝真的氣哭了，跑著要去找武安侯。

芍藥瞧得直嘟嘴，九姑娘真是笨得可以，七福不進玲瓏院找大夫人，是知道大夫人不可能在裏面，免得耽誤時間，她自己送上門找氣受，還一臉委屈，真不知道她委屈在哪裏了。

喻嬾嬾在樓上看著書桌上的藥材，若不是這些藥材，她就讓沈安姝進來搜了，現在她哭著去找侯爺，雖然喻嬾嬾知道侯爺不可能罵安容，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安容在樓上歇了會兒，吃過晚飯後，便用心調製舒痕膏。

第九十八章 太后的打算

夜盡，天明，這一天，武安侯府主要就兩件事——第一件，便是尋找大夫人，侯府找不到，武安侯派了小廝去府外找，當然是不動聲色的找，堂堂侯爺夫人在自己府裏失蹤了，還真是個笑話；第二件，便是照顧二老爺，夜裏二老爺發起高燒，燒得很厲害，連夜請了大夫進府，而且二老爺高燒時一直在說夢話，似乎在作噩夢。

到夜裏的時候，大夫人沒找到，但是二老爺的高燒退了。

看到侯府這麼鬧騰，沈安閔來找安容了，他是知道侯府有密道的，只是不知道在哪兒，他懷疑大夫人是在密道裏。看到大伯父這麼急，侯府上下都為了大夫人擔憂，他也急啊，他希望這事早點兒弄清楚。

最重要的是，大夫人失蹤了，府裏上下一片陰霾，三房不好意思這時候還興致勃勃的去徐家看府邸、討論怎麼修院子，為此，沈安溪甚是怨念。之前說好的，安容陪沈安溪去徐家，可是出了大夫人的事後，三太太不許她叫安容去，也不許她去了。

聽到沈安閔提起密道，安容著實嚇了一跳，問他，「你沒跟三叔三嬸說密道的事吧？」

沈安閔搖頭如波浪鼓，「沒有，妳都沒說，我哪敢啊？」他是怕安容忘記有密道這回事，來給安容提個醒，甚至讓安容拿主意。

安容放下心來，沈安閔撓著額頭道：「我也是瞎操心，大夫人若是知道密道，進去了也不會一天一夜不出來，我是擔心她從密道中逃了。」至於為什麼逃，沈安閔不知道，但從大伯父這兩日的怒氣來看，就連父親都說大夫人這回是惹到大伯父了，肯定不是什麼小事。

安容沒有說話，只靜靜的看著沈安閔。

沈安閔臉紅道：「我是聽說妳明兒進宮，特地給弋陽郡主去了信，讓她進宮陪著妳。」

安容頓時心暖洋洋的，皇宮是個好看但不好玩的地方，一不留神沒準兒就得罪了哪位妃嬪公主，有弋陽郡主陪著，那些妃嬪多少也要賣個臉面。

只是，她是去見太后啊，不會東奔西跑惹禍，而且她又不是前世那個莽撞無知的沈安容，便是前世，那些妃嬪看在太后的面子上都不曾為難過她。

不過，沈安閔這麼關心她，安容記在心裏，嘴上卻道：「那我陪弋陽好好玩玩。」

沈安閔臉頰微紅，瞪了安容一眼後，起身走了。

太后召見安容不是個小事，芍藥和海棠翻箱倒櫃，給安容準備穿戴的衣裳。安容救過太后，得了縣主的封號，只是縣主一般是郡王郡主之女，在京都，公主郡主太多，區區縣主還真的不大受人重視。安容有自己的封號和服飾，只是不大招人喜歡，弋陽郡主覺得古板了些，穿在安容身上有些醜，太后也看著不大順眼，所以安容進宮可以穿自己喜歡的。

第二天早上，安容穿上精挑細選出來的寶藍色裙裳，她喜歡這身裙子，因為袖口襟口繡著淡淡墨竹。這裙裳極其襯安容，將她那雪白柔嫩、吹彈可破的肌膚給映得欺霜賽雪，如上好的羊脂玉。一頭青絲梳成流雲髻，插著紅寶石金絲累珠簪子，金絲耀眼奪目，紅寶石更是溢彩流光，襯得安容姣若春花、燦如秋月。

一雙彎如新月的黛眉下面是清澈靈動的墨玉眼，眸光璀璨、顧盼生輝，行動間風姿宜人，嬌弱如弱柳扶風，腰身盈盈一握，端的是清雅照人，這一身打扮，誰見誰誇讚。

安容今兒進宮，侯府上下都知道，老太太叮囑安容道：「太后身子好轉了些，也不知召見妳所為何事，之前她賞賜妳，妳也未進宮謝恩，今兒記得謝恩。」

安容點頭道：「祖母，妳放心，我不惹太后生氣。」

太后疼愛安容，一般的小錯，太后都會包容，而大錯，老太太知道安容不會犯，叮囑了兩句

之後，便讓安容進宮去了。

可進了宮，安容才知道她犯了一個多麼大的錯誤，她進過好幾次宮，認得去鄭太后寢殿永寧宮的路，可是這一條明顯不是，一問後徹底懵了——這是去壽康宮的路。

安容急了，宮裏規矩大，徐太后召見她，她得規規矩矩穿縣主的服飾才行，不然被人挑撥一下，沒準兒就撤了她縣主的封號，而且還不能說她誤以為是鄭太后召見她，這不是打徐太后的臉嗎？

安容懷著忐忑的心朝前走，事到如今，她也沒別的辦法了，只希望徐太后別找碴就好。

她剛這樣想，找碴的就上來了，一顆八片鞠砸過來，正中安容的腦門，砸得她站不穩，若不是芍藥扶著她，她估計都得暈倒。

安容扶著額頭，氣得想破口大罵，只見一個穿著粉色紗裙的少女走過來，腰間用水藍色軟絲羅煙繫成一個大蝴蝶結，墨色的秀髮輕輕挽起，肌膚瑩潤如玉，臉上的粉黛施得有些重，耳際的髮絲還有些凌亂，顯然是在玩蹴鞠，砸到自己的正是她。

這姑娘安容也認得——皇后兄長周國舅的小女兒，周幼婷。她是三皇子的表妹，很喜歡三皇子，一心想親上加親做皇子妃，然後做太子妃，最後做皇后，再做太后。

前世是沈安玉的勁敵，不過她鬥不過沈安玉，被沈安玉使計嫁給了她最討厭的人，也就是三年前玩鬧時捉了一隻青蟲放她頭上的五皇子。

周幼婷醋勁很大，三皇子很不喜歡她，而因為她妒忌討厭沈安玉，連帶著安容和沈安姝她們都被討厭，尋著機會就踩，極其容易遷怒。

這會兒，周幼婷步伐婀娜的走過來，沒有一句歉意，反倒冷笑道：「別以為救了我表哥就能鯉魚躍龍門，成為皇子妃了！」

安容真是氣不打一處來，「妳認錯人了，我沒救過妳表哥！」

周幼婷眉頭一皺，在宮裏還沒人敢這麼不給她好臉色，因為皇后很是寵愛她。見安容揉著額頭，嘴角卻掛著譏諷，她怒上心頭，「就憑妳也想救我表哥，妳當妳自己是哪根蔥呢，我是讓妳說給沈安玉聽的！」

安容抬眸看著她，「我不是妳的丫鬟，妳讓我轉達我就轉達。」

「妳！」周幼婷氣得咬牙。

安容懶得理會她，要往前走時見八片鞠就在腳下，氣一上來，伸腳就是一踢——偏偏她準頭很差，她是想砸周幼婷腦門的，最後卻砸周幼婷的胸上，疼得她眼淚瞬間直飆。

安容一臉鬱悶的看著她，「妳怎麼不知道躲呢？」

三皇子胞妹陵陽公主見周幼婷遲遲不回來便出來催，結果就瞧見周幼婷蹲地上哭。她一身天藍色宮裝，嬌柔嫵媚，一顰一笑都風韻天成，忙走過來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周幼婷叫委屈，伸手指著安容道：「她用球砸我！」

安容瞬間無語，見過惡人先告狀，還沒見過她這樣的，誰先砸誰啊？

她也不辯駁，就露出青紅的額頭，只要長眼睛的都瞧得見。

陵陽公主扶起周幼婷，道：「好了，別哭了，砸壞了沒有，要不要見太醫？」

周幼婷的臉瞬間爆紅，那位置怎麼好讓御太醫瞧呢？

陵陽公主見周幼婷捂著胸口，眉頭皺了皺，「怎麼砸那兒了，本來就平了，現在肯定凹了。」

周幼婷剛歇住的眼淚頓時飆得更厲害了，原本的梨花帶雨也變成了傾盆大雨。

芍藥多瞄了周幼婷的胸兩眼，然後很自傲的挺了挺自己的胸，雖然她的小，好歹也是個小饅頭，她是一馬平川。

周幼婷淚眼婆娑間瞧見芍藥的動作，淚水就跟開了閘似的再也止不住了。

陵陽公主被她哭得頭疼，雖然丟臉的不是她，可卻是她表妹啊，忙勸道：「別哭了，肯定會長的。」

周幼婷一邊哭一邊道：「都說會長，可是一直沒有，一點也沒有！」

安容甯了，她沒想到進宮會遇到胸的問題，看周幼婷瞪著她，好像她平胸是她鬧得一般，就有些口不擇言了，「平胸好，平胸省布料。」

陵陽公主噗嗤一聲笑了。

周幼婷還是第一次聽說平胸好，再一回味，頓時氣瞎了，她還缺那麼點布料不成？！

要說安容也想不通，周幼婷吃的也不差啊，怎麼就不長胸呢？這還是生在富貴人家，要是生在尋常百姓家，誰願意娶啊，生了孩子都沒奶水餵。

前世就聽聞周幼婷嫁不了三皇子正是因為胸平，怕將來生不了嫡長子的緣故，可是嫁給五皇子後，她生了兩子一女。不知道這一世若她不是平胸，會不會嫁給三皇子？

安容瞅著周幼婷這個沈安玉的敵人，都說敵人的敵人是朋友，看在她前世使勁的折騰沈安玉的分上，安容覺得她還有那麼一些可取之處，左右那一腦門也報了仇，不如幫幫她？

安容咳了咳道：「妳也別哭了，我知道兩個祕方，說是有奇效，要不妳試試？」

周幼婷抬起頭看著安容，安容有本稀奇藥書的事京都人盡皆知，她的藥方肯定好，她也不怕安容使壞，沒人這麼傻，於是抹乾眼淚道：「妳比妳五妹妹好很多。」

安容汗顏，「妳不應該拿我跟她比，她是她，我是我。等我見過太后，就寫給妳。」

周幼婷點點頭，像抓到根救命稻草似的，趕緊催安容去見太后。

安容無言了，方才不還擋著她，怎麼一下子就頓悟了？不過這種瞬間化干戈為玉帛的感覺還真是不錯，希望沈安玉的這個敵人能強大一點兒。

到了壽康宮，安容邁步進門，遠遠便瞧見端坐太后寶座上，雍容華貴的徐太后，她穿著紫檀色蹙金絲松鶴長壽衣裳，頭上更是戴著象徵身分的鳳簪。

安容前世也只見過徐太后一面，那還是在很後面了，那時候的徐太后可沒有現在這般光鮮亮麗。她瞅了一眼就趕緊挪開視線，不過已瞧見了坐在下首的皇后。

皇后穿著黃色鳳裝，髮間綴著鳳凰珠，面如芙蓉，豔麗無比，一雙鳳眼媚意天成，又不怒自威；再下首還有兩個妃嬪，瞧坐的位置和穿戴，應該品級不高，其中一個安容認得，就是宋

昭儀。

安容從容淡定的上前見禮，徐太后和皇后的注意力卻在周幼婷的雙眸上。

「這是怎麼了，眼睛怎麼紅了？」皇后關切的問，隨即又瞪了陵陽公主一眼，「又是妳欺負幼婷的？」

陵陽公主大呼冤枉，「母后，我幾時欺負過表妹了，都是逗她玩的！」

安容在下面維持著行禮的姿勢站著，嘴噘了噘，至於給她來這麼個下馬威嗎？周幼婷在壽康宮外哭，這事丫鬟會不稟告徐太后和皇后知道才怪！周幼婷是皇后的侄女，皇后又是徐太后的表侄女，這表侄女的侄女也是很得徐太后心疼的，這還是周幼婷找碴在前呢，要是自己先砸了周幼婷，她今兒想輕輕鬆鬆的出宮還真不容易。

誰叫徐太后恨蕭國公府恨得牙根癢癢，如不是當年蕭國公府全力支持鄭太后和皇上，讓她和她的兒子心力交瘁，她兒子也不會憂心忡忡，連休養的時間都沒有，最後就病逝了。

徐太后和鄭太后爭得很厲害，鄭太后抱養了一個女兒，求得先皇封為公主，也就是現在的清惠長公主，安陽郡主的母親。後來徐太后出去玩，碰到個喜歡的姑娘，當即收為義女，讓先皇賜封柔惠公主，如今已是長公主了，當年凡是清惠公主有的，柔惠公主只多不少。

可徐太后這輩子也夠悲摧的，她就生了一個兒子，結果死了，然後抱養了一個王爺，收養了一個義女……安容不願繼續多想，她這會兒膝蓋彎得很酸呢。

周幼婷搖著皇后的胳膊道：「姑母，我沒事呢。」

皇后很詫異，自己的侄女自己瞭解，都被人鬧哭了，居然還替對方求情？她不動聲色的打量安容，見她雖然彎腰行禮，但是背脊卻挺得直直的，便道：「起來吧。」

安容輕呼了一口氣，再彎下去，她估計直接趴百花地毯上了。

只是安容才起身就有人挑刺了，是坐在宋昭儀身邊的妃嬪，是誰安容不認得，只見她笑的溫婉，說話卻不客氣——

「我還沒有見過縣主，似乎好像不是這身衣裳吧？」

安容望著那妃嬪，她坐在宋昭儀下首，這樣的人宮裏一抓一大把，既然前世沒見過，估計最後進冷宮了。不怪安容這樣想，這人明顯就是皇后準備的下馬威，在後宮，這樣的人最容易被利用做替罪羊。

安容尋了個由頭道：「早前知道太后召見，丫鬟就把許久未穿的縣主衣裳給洗了，今兒早上，我一時失手把胭脂潑衣裳上，不好穿髒衣服進宮，這才……」

安容這話說的極有技巧，為何縣主衣裳許久未穿？一來是她許久未進宮，二來就是鄭太后不用她穿，她是尊重徐太后才清洗了衣裳，可是架不住出現意外啊，她有錯，但是情有可原。皇后望著安容，眸底輕動，好一個伶牙俐齒的沈四姑娘，那日公公去宣旨，是她吩咐只說太后召見她，沒明說是徐太后，便是方才的宮女都說她的反應很吃驚。

安容很鎮定，宮裏穿的隨意的可不止她一個，便是皇上都有穿便裝見大臣的時候，皇后也不敢追究，何況允許她穿便裝的是鄭太后，安容相信，徐太后若是罰她，鄭太后肯定會幫她的。

那妃嬪立馬笑道：「沈四姑娘莫見怪，我不是挑妳的錯，我只是覺得縣主的衣裳應該沒有妳穿著的好看，這一身真真是畫上才有的。」

那妃嬪說完，宋昭儀便笑道：「沈四姑娘天生麗質，穿什麼都好看。」

安容被誇得臉紅，忙謙虛了兩句，然後抬頭望著徐太后，一臉狐疑，不懂她找她來是做什麼的。

徐太后擺擺手，便有宮娥捧了一幅畫過來，在安容跟前打開。

安容瞧著畫中人，眼珠子瞬間睜得圓圓的——畫上人正是蕭湛。

安容不解，為何徐太后給她看蕭湛的畫？她望著徐太后，就聽徐太后道——

「這是今年京都選的十大美男之首，偏巧無人認得，只有這麼一幅畫，哀家聽說有人瞧見妳曾和畫中人在湖畔爭吵過，他是誰？」

安容腦門上閃著幾個大問號，徐太后怎麼會對蕭湛感興趣呢，而且還問他是誰？

她決定不告訴她，搖搖頭罵道：「他居然也能當選十大美男，不是說十大美男要德才兼備嗎？

他就是一個地痞無賴，撿了我一根簪子，還給我就要我以身相許，我沒搭理他。」

安容狠狠的罵了幾句，畢竟當時她是吼了一句「別跟著我」，和如今說的話對得上號。

宋昭儀很是詫異，「這人眼神周正，還略帶溫柔，怎麼會是個地痞無賴呢？」

安容搖頭，她也不知道啊！她也不怕將來徐太后和皇后說她欺騙，她認得的蕭湛都是戴面具的，天知道他會吃飽了撐得慌，裝地痞流氓去調戲她？

只是安容比較好奇，「太后找他，也不認得他嗎？」

丫鬟捧著畫像轉身，徐太后望著畫像有些怔神，還有那麼一絲的癡情流露，惹得安容一陣惡寒——別這麼嚇人好不好。不過安容多看幾眼，就發覺徐太后像是看畫中人，又像是透過畫中人看另外一個人。

安容知道這世上有兩個人最愛先皇，便是徐太后和鄭太后。兩人都是可以為了先皇去死的人物，據說當年先皇嚥氣前，這兩人還曾為誰將來同先皇合葬爭吵起來。

先皇說，誰先死誰合葬，結果鬧了一齣兩人都搶著要殉葬的戲碼，最後先皇不得不改口，誰後死，誰合葬。這也是為什麼身子骨不好的鄭太后，瞧見徐太后就生龍活虎的原因，她不甘心死在徐太后前面，把同先皇合葬的機會讓給徐太后！

這會兒見到徐太后這樣的神情……莫非蕭湛長得跟先皇很像？

安容眉頭直皺，蕭湛是永寧侯的兒子，怎麼可能像先皇啊？莫非像徐太后過世的兒子？她抬頭看著徐太后，最後搖搖頭，要是徐太后還有孫子在世，她不可能這樣平淡，好像找不找得到畫中人也無所謂的神情，徐太后找她來，應該不是為了認畫像。

果然，等丫鬟撤走畫像之後，徐太后便說到正題，「聽莊王妃說，妳手裏有一種膏藥，能祛除傷疤，可真有其事？」

安容茫然的點了點頭。

徐太后又問：「被滾燙湯水燙傷的傷疤也能治？」

「應該能。」安容回道。

皇后笑了，「能治就好，沈四姑娘，太后召見妳就是為了這藥膏，妳多調製幾盒送進宮來，要快。」

安容皺了皺眉頭，沒聽說宮裏頭有人燙傷啊，怎麼需要那麼多藥膏？何況藥膏是要用銀子買藥材的好嗎，總不能叫她白貼吧？於是道：「我準備的藥材不多，賣給莊王妃兩盒，不知道還能不能多兩盒。」

皇后笑道：「這無妨，只要藥膏好，錢不是問題。」

一旁的妃嬪又開始說話了，「聽莊王妃說，一盒藥膏就要一萬兩銀子，這也太昂貴了吧，藥材有那麼昂貴嗎？」

宋昭儀則道：「怕是藥材難得吧，四姑娘，妳不妨把珍貴少有的藥材寫出來，需要多少，可以讓內務府吩咐下去，要多少都有人進貢上來。」

安容聽完，就在心底罵了一聲土匪，進貢是不花錢的，這跟搶人家老百姓的有什麼區別？說白了，不就是嫌棄她價格昂貴嗎？

三皇子想當太子，想謀儲君之位需要大臣的支援、需要大把的銀子，皇后是他親娘，她的錢還不都給三皇子用來拉攏權臣了，怕是連兩萬兩都不一定拿的出來。

可是宋昭儀這樣說，明擺著就是皇后的意思。安容還不敢忤逆皇后，但是想占她便宜她才不肯，不就是些藥材嗎，寫就是了。

安容被領著去寫藥材，她將知道的、最昂貴的，價值在八千兩左右的藥材都寫上，什麼百年人參、天山雪蓮……這樣藥材煉製的舒痕膏，要價一萬兩，只能賺一點點辛苦錢。

皇后瞧的都咋舌，好在有內務府，要是自己掏銀子還得不心疼死啊？可是為了三皇子的將來，這銀子就是咬牙也得往外掏。

最後藥材方子被送去了內務府，皇后和徐太后賞賜了安容一番。

安容很頭疼，拿人家的手短啊，舒痕膏得送進宮了。

宋昭儀坐在那裏，心底鬆一口氣，幸好她給皇后出的主意可行，那樣她也能順帶讓內務府多加一些藥材換一盒舒痕膏，只要蘇映雪的傷疤痊癒了，蘇昭儀就不會處處針對她。

安容謝恩之後便出了壽康宮。

宮外不遠處，弋陽郡主正疾步走來，瞧見安容出來，頓時站住不動，用帕子擦額頭。

等安容走近了，她才發覺弋陽郡主臉有些紅，不由得擔憂道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弋陽郡主嘴噘得高高的，一臉恨恨道：「還不是妳二哥，說太后召見妳，也不說清楚是徐太后，害我跑錯地方，偏兩個宮殿隔得又遠，我怕妳出事就跑來了，腿好酸……」瞧見安容額頭有傷，便又問：「妳額頭怎麼了？」

安容邊替她擦額頭上的細碎汗珠，邊歉聲道：「我也是進宮了才知道宣召我的是徐太后，額頭沒事，就是被砸了一下。」

芍藥就將在壽康宮前的事說給弋陽郡主聽。

弋陽郡主聽得直對安容翻白眼，傻了吧，人家故意用球砸她，她還幫人家，不笑話她就不錯了！不過她沒想到安容居然有祕方，左右望了望，對安容道：「有瘦胸的嗎？」

安容眼珠子瞬間睜大，朝弋陽郡主的小胸脯看了一眼，眉頭抖了抖，「妳喜歡平胸？」

弋陽郡主眼神瞬間爆炸了，恨不得去戳安容的眼睛，更因為安容的話臉頰爆紅，「妳想哪兒去了呢，我是替我二表姊求的。」

安容嘴角抽了一抽，想起弋陽郡主的二表姊，也就是瑞王妃娘家兄長的女兒，寧纖柔。名叫纖柔，可是人真是跟名字大相徑庭啊，至少有兩個她那麼胖。安容撫額道：「妳二表姊是全身都胖，瘦胸有用嗎？」

弋陽郡主很無奈，「能有什麼辦法，人家喝水都胖，能減一點是一點，妳不知道她現在都胖到晚上睡不著覺了，母妃回一次娘家，回來就歎氣一次。」

安容想到寧纖柔前世甚至自卑到不敢出門，要知道，大家閨秀的身材都是極好的，體態婀娜、身姿輕盈，便是她，每頓飯吃多少都有丫鬟盯著，吃多了就要她下樓散步遛食，不可能養太胖的。

寧纖柔胖到出門就被人笑話，最後受不住打擊搬去慈雲庵吃齋，想節食瘦身，結果在慈雲庵餓暈了，淪為京都笑柄。回來後上吊自盡，卻因為太胖，三尺白綾承受不住，從橫梁上摔下來砸在凳子上撞死了，極為慘烈。

安容望著弋陽郡主，「妳二表姊一頓飯要吃一隻烤雞、一隻烤鴨，還有一個大豬蹄，不胖才怪呢。」

「可是……不吃她會餓。」弋陽郡主很無奈，「她晚上還要吃宵夜，不吃會睡不著。」

「就不能不給她吃嗎？」安容滿臉黑線。

弋陽郡主噘嘴，「我舅母可疼我二表姊了，她一哭，我舅母就招架不住。」

安容邁步便走，吃那麼多，又走不動，然後昏昏欲睡，不長肉都沒天理了。

弋陽郡主看安容走掉，忙追上去問她，「有祕方嗎？」

安容撫額，寧纖柔除了管不住嘴之外，性子極好，弋陽郡主和她關係很好，前世寧纖柔撞死，大家笑話她，弋陽郡主還為此和人吵起來，安容也不想一條鮮活的生命從此消失，她望著弋陽郡主道：「祕方是有，但是妳二表姊會先恨妳，然後再感謝妳。」

弋陽郡主忙抓著安容問，安容便道：「我知道宮裏有最守規矩的嬪嬪和最懂調理身子的御廚，妳請兩個回去，將嬪嬪、御廚和妳二表姊送到城外的莊子上，讓嬪嬪狠心調教，不出三個月，妳二表姊絕對會瘦很多。」

弋陽郡主驚呆了，「這也太狠了些吧？」當初她也是不守規矩，母妃請了個嬪嬪回去教她，她走路蹦蹦跳跳，嬪嬪就豎起梅花樁讓她走，她只要走錯，就會從梅花樁上摔下來，胳膊都能摔青，而且那梅花樁會越走越高……

弋陽郡主當時將那嬪嬪恨得咬牙切齒，讓那樣的嬪嬪來教二表姊，她會被折磨的不成人形好嗎？她噘了噘嘴道：「我是希望二表姊好好的，可是我二舅母不會同意。」

安容望著弋陽郡主，湊到她耳邊嘀咕了兩句，弋陽郡主眼珠子瞬間睜大——

「會嚇壞我二舅母的，她心肝特別脆弱，她一哭，我二舅舅就手足無措，像無頭蒼蠅似的，又是哄又是說好話，能把人噁心死呢！妳不知道，上回我母妃生我父王的氣回娘家，父王的暗衛就用一隻毛毛蟲，嚇哭了二舅母，我母妃就回府了……」

「……妳二表姊註定沒救了。」安容很肯定道。

弋陽郡主昂著脖子道：「我要拯救她！」說完，又對天長歎，「拿嬾嬾來拯救妳，我的胖表姊……」她拉著安容朝前走，一路商議怎麼說服她二舅母讓寧纖柔去莊子上住，可是想來想去都沒辦法，「要不，我向太后求道懿旨吧，二舅母就是不同意也同意了。」

「太后怎麼會下這樣的懿旨呢。」安容搖頭道。

「那怎麼辦？」弋陽郡主徹底沒轍了。

安容靈光一閃，想到個好主意，「妳可以讓大昭寺的大師幫妳，讓他跟妳二舅母說，妳二舅母不會不信。」

弋陽郡主連連點頭，覺得這主意好極了，就拉著安容去永寧宮。

安容和弋陽郡主進去的時候鄭太后正在吃藥，安容上一次見她還是三個月前，鄭太后比那時候氣色差很多。

鄭太后神情溫和，笑道：「快上前給哀家瞧瞧，比上回見更漂亮了，不是弋陽說起，哀家都不知道妳進宮了。」

安容很愧疚，鄭太后病了這麼長時間，她都沒進過宮。

鄭太后拍著安容的手笑著說：「武安侯府可是極有孝心，難得一見的金蟾都送進宮給了哀家，哀家記得妳祖母身子也不大好。」說著，歎息了一聲，又轉了話題，「徐太后找妳說了什麼？」安容知道鄭太后會問起，所以也不隱瞞，事無巨細的全部告訴了鄭太后。

鄭太后聽得眼睛微凝，「徐太后和皇后要藥膏，治療被滾燙湯水燙傷的傷疤？」

見安容重重的點頭，鄭太后眉頭就皺緊了，有些事安容不知道，但是她清楚啊，徐太后和皇后不就是惦記著太子之位？

徐太后在後宮有表侄女，鄭太后也有，鄭貴妃就是她親侄女，而且鄭貴妃也生了皇子，雖然不是嫡長子，可是皇后生的大皇子早夭折了，二皇子為長。太子之位不出意外，就會在二皇子和三皇子中選一個，但最近四皇子似乎有些受寵，這樣下去，不出半年，四皇子或許也有奪嫡的可能。

現在大家都在拉攏人，鄭太后知道徐太后想拉攏大周首富崔家，她記得崔家嫡次子小時候被滾燙熱湯燙過，臉上、肩膀上，還有手背上都有傷疤，有崔家的財力支持，三皇子奪嫡的希望更大。

聽到安容答應幫皇后調製藥膏，太后眉頭輕輕一皺，沒有說什麼。

這時候鄭貴妃來了，她穿著一身鵝黃色宮裝，體態纖柔，蓮步款款的進來，她的容貌和皇后不相上下，在後宮的地位也不相上下。皇后手裏有鳳印，她有皇上的親娘鄭太后做後台，是

以皇后和鄭貴妃，是妳想絆倒我，我想絆倒妳，面子上卻和睦相處，井水不犯河水。

鄭貴妃這會兒來也是存了拉攏安容的心，安容背後有武安侯府和蕭國公府，勢力不可小覷。蕭國公府擁護鄭太后，但不擁護鄭貴妃，蕭國公府是忠於皇上和皇上她親娘，其他人並不在蕭老國公眼裏。

鄭太后也從不要求蕭老國公請皇上立二皇子為太子，有時候鄭貴妃向鄭太后多提一句，鄭太后大多時候是不說話，有時候她說的多了，就會呵斥她——

「讓二皇子自己多努力，皇上喜歡他，自然會立他。」

這話，鄭貴妃哪裏不知道，皇上要是真想立哪位皇子為太子，肯定會給他找太傅，找幾位權臣輔助他，給他做後台，才不至於太子剛立就被人算計，然後給廢了。

鄭貴妃和蕭國公府幾位太太走的也近，時常約她們進宮賞花聊天，可是那些太太根本左右不了國公府老爺們的決定。而且，蕭國公府最重要的人物，不外乎蕭老國公、蕭大將軍，還有蕭湛，便是蕭遷這個長子嫡孫都稍遜一籌。這幾個人，哪個是輕易能被女人影響的主？枕邊風根本吹不進去！

不過安容是個例外，蕭老國公喜歡她，而且是喜歡極了，連皇上都不止一次說，蕭老國公是不是老糊塗了，為了個外人使勁的折騰自己的外孫。

安容給鄭貴妃請安，鄭貴妃順手扶起她，然後將手腕上的白玉手鐲送給了安容。

安容瞧見自己手腕上的紅玉手鐲竟然帶了些橙色，雖然只有米粒那麼大，但是安容確定，方才進宮前都沒有，她驚呆了，這鐲子莫非要變成橙色的嗎？

鄭貴妃和太后聊天，安容就在下面聽著，問起她，她就說幾句，應對得當，叫鄭貴妃刮目相看。

正說著，安容聞到一股香味，她側頭望過去，便見四五個丫鬟捧著栽著晚香玉的花盆進來，安容見她們捧著花盆進內屋，然後又捧著晚香玉出來，細細看會發現，那些晚香玉有一兩片葉子黃了。現在不是晚香玉開花的季節，這些都是花房養好送來的，皇宮四季如春，什麼花都有。

「太后房裏，夜裏也放著晚香玉？」安容問道。

鄭貴妃點點頭，「太后喜歡晚香玉，太醫說晚香玉有助睡眠。」

「有助睡眠？」安容很是詫異的呢喃了一聲。

鄭貴妃聽安容的聲音很驚訝，不解道：「有什麼不對嗎？」

安容起身道：「醫書上說，晚香玉的花香容易使人呼吸困難，長期放在室內，會引起頭昏、咳嗽甚至氣喘、失眠，會加重太后的病情。」

鄭貴妃一驚，轉頭看著鄭太后，「這……妳沒有欺騙太后？」她急問安容。

安容暗翻白眼，她有必要欺騙太后嗎？搖了搖頭。

「傳太醫！」鄭貴妃怒道。

很快就來了兩名太醫，太醫來的很急，還以為鄭太后怎麼著了，一聽鄭貴妃問，晚香玉聞久

了會不會對身子不好的時候，太醫懵了。

兩名太醫，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

等鄭太后拍桌子時，太醫才跪下來道：「太后息怒，臣也不知道晚香玉對身子有沒有害，臣早年學醫，醫書上說晚香玉有驅蚊之用，但切忌多聞，可是宮裏的醫書卻說晚香玉有驅蚊之用，可助睡眠，太醫署有規矩，一切以宮裏的醫書為準。」

好東西、孤本善本大多都在皇宮裏，以太醫署為準，也是怕謄抄傳播過程中出現紕漏會致命。鄭貴妃眉頭攏緊，不知道相信誰好，安容看的是宮外的醫書，和太醫署的有出入也有可能。鄭太后則問道：「晚香玉對身子到底有沒有害？！」

太醫搖頭，「臣不知道。」他學醫這麼多年，太后是唯一一個喜歡晚香玉的，沒人研究晚香玉對身子是好是壞，只以太醫署醫書為準。

另外一個太醫則道：「臣會查清楚，這兩日，太后不妨先撤掉晚香玉。」

只能先這樣了。

太醫走後，安容坐了片刻，見鄭太后乏了，便和弋陽郡主一塊兒出了宮。

路上，弋陽郡主歎道：「怎麼會出現這麼大的誤差呢，壞的都變成好的了？」

安容笑道：「妳不擔心是我弄錯了啊？」

弋陽郡主狠狠的搖頭，「怎麼會呢，妳看的都是奇方，太醫署那些都是些尋常方子而已。要真是醫書弄錯了，還不知道會死多少人呢……」她輕聲道。

安容沒有想到這麼多，要真是醫書弄錯了，指不定就是專門針對鄭太后的，宮裏只有她喜歡聞晚香玉，讓鄭太后聞了這麼多年傷身子的花香，這股怒氣，誰能承受？

天子一怒，血流成河。

到了馬車場，安容和弋陽郡主道別，然後各自上馬車，各自回府。

第九十九章 江老夫人來鬧事

安容在馬車裏晃晃蕩蕩的，差點睡著，睡夢中聽到有熟悉的輕喚聲，好像是大舅母的……怎麼會聽到大舅母的聲音呢？她恍惚睜開眼睛，見到的可不是江大太太？她笑看著安容，嗔笑道：「可真能睡，馬車這麼顛簸都睡著了。」

安容眼睛猛然睜大，忙鑽出馬車，急了些還撞了腦袋，「大舅母，妳怎麼來侯府了？」她好奇的問道。

江大太太惋惜一歎，「侯府休了大夫人，大夫人羞憤自盡，老夫人又哭又鬧的上門，妳舅舅怕她衝撞了妳祖母，讓我來看著點兒。」

「羞憤自盡」這四個字重重的敲在安容的心上，差點驚得她從馬車上摔下來。

誰知道大夫人死了？難道是二老爺說的？這不可能啊！

安容望著江大太太，「大舅母，我爹真休了大夫人？」

江大太太望著安容，伸手去戳安容的腦門，笑罵道：「舅母騙妳做什麼，一個時辰前，侯府派人去了建安伯府，妳去哪兒了，這麼大的事都不知道？」

安容有些尷尬，她怎麼那麼倒楣啊，剛在馬車裏用頭髮遮住額頭淤青，結果大舅母沒瞧見，直接戳上去了，幸好是邊上一點，不然非得疼死她不可。

聽到安容倒抽口氣，江大太太不好意思了，「舅母戳疼妳了？」

安容忙搖頭，頗不好意思道：「沒有，我……」

芍藥嘴快道：「姑娘額頭有傷。」

江大太太一愣，忙要看，安容就瞪芍藥，芍藥立刻縮脖子。

看著安容額頭淤青一片，江大太太更不好意思了，她戳腦門戳習慣了，沒想到安容額頭有傷，趕緊扶著安容進府，一邊吩咐侯府小廝找大夫。

安容忙道：「舅母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會上藥。」說完，趕緊把傷口遮住。

江大太太就責怪道：「傷口不能遮，不容易好。」

安容哪裏不知道，只是她怕惹人擔心，就遮一會兒，也沒什麼事。

見安容固執己見，江大太太拿她沒轍。

兩人一同進內院的路上，安容就將事情弄清楚了。

芍藥找了個丫鬟過來詢問，丫鬟當時就道——

「芍藥姊姊，妳不知道大夫人死得有多慘，聽七福哥說，大夫人雙眼凸出，脖子淤青一片，而且在密道裏，屍體都發臭了，還有老鼠啃……」

一番話，丫鬟說的是雞皮疙瘩亂飛，聽得人更是毛骨悚然，幾乎連隔夜飯都能嘔出來了。丫鬟說到一半才發覺江大太太也在，趕緊捂住嘴巴，不敢再說一句了。

大夫人明顯是被人殺的，可不是什麼羞憤自盡。

江大太太靜靜的聽著，眸底有詫異之色卻沒有很震驚，她不喜歡大夫人，大夫人做的惡事她都有耳聞，死了也不可惜。只是她想不明白，堂堂侯爺夫人被殺，侯府老太太不查出真凶，怎麼倒替他隱瞞呢，莫非……殺人的是侯爺？

這個念頭一閃現就被江大太太否決了，侯爺不像是那種人，他要真看大夫人不順眼，殺了她也不會鬧得人盡皆知，殺害嫡妻可不是什麼好聽的事。

安容沒想瞞江大太太，她問丫鬟道：「是誰發現密道的？」

「是七少爺。」丫鬟回道。

安容嘴巴微張，「孝哥兒？」

丫鬟點點頭，道：「若不是丫鬟瞞著七少爺大夫人失蹤的事，估計早找到大夫人了，七少爺親眼見大夫人進的密道，當時他在玩躲貓貓，躲到大夫人床底下去了。」

其實說起來沈安孝也很可憐，大夫人被禁足，老太太不許他去看，可沈安孝那麼小，哪離得開大夫人？乾脆就借著躲貓貓鑽進大夫人的屋子裏，這樣就算被問起來也有話說。

那天，沈安孝躲進大夫人屋子裏，剛要爬出來，就聽見有咚咚聲傳來，然後就見大夫人打開門鑽進了密道。沈安孝也想進去，可是他個子太小，根本構不著密道開關，他去搬凳子來，結果丫鬟找來了，就見七少爺拍著牆，說找娘。

剛巧，牆上有幅畫，畫的正好是大夫人，丫鬟誤會了，就把沈安孝給帶走了。

過了幾天，沈安孝都沒見到大夫人，又哭又鬧，丫鬟沒辦法，就把他帶去大夫人屋子裏，沈安孝找不到大夫人，就拍密道說「找娘、找娘」。

當時，沈安姝恰好過來，她抱起沈安孝，沈安孝掰不動密道開關，還是她幫的忙。

看著密道門打開，一屋子丫鬟婆子都驚呆了，然後拿著燭燈進去，瞧見大夫人的死狀。

安容已經無話可說了，才四歲的孝哥兒居然見到大夫人進了密道，只能說命中註定，大夫人不能長埋密道。不過安容也知道老太太隱瞞大夫人被殺的目的，就是不想她和沈安北他們守孝三年，耽誤了青春。

很快，安容和江太太就到了松鶴院，屋子裏正亂成一團。

江老夫人不接受侯府的休書，以大夫人為老太爺守過孝為由，要侯府收回，而且大夫人根本就不是自殺，而是他殺！侯府這麼包庇凶手，到底目的何在！

安容進去的時候，正好瞧見江老夫人拽著武安侯，恨不得去打他，活像是武安侯殺了大夫人一般。

武安侯雙眸赤紅，忍無可忍的他，輕輕將手一揮，就拂開了江老夫人。

江老夫人往後倒退，步伐踉蹌，要不是江二老爺扶著她，她估摸著會摔倒。

江二老爺怒視武安侯，「玉蓮死在侯府，侯府包庇凶手不說，你還這麼對待自己的岳母！」

武安侯狠戾的看著江二老爺，「岳母？本侯爺的岳母都死了快二十年了！」

武安侯這一句話可是直戳人心窩子，江老夫人頓時哭了起來，呼天搶地的。她拉著江二老爺道：「走，我們走，去告御狀，我倒要看看，武安侯府還怎麼包庇凶手！」

江二老爺也是真生氣，扶著江老夫人就要走，也沒人攔著。

安容此時走過來，道：「二舅舅，你最好攔著點她，若是真告御狀，我敢以項上人頭擔保，你和她都會被趕出建安伯府！」

她已經問清楚了，建安伯府說元宵節之後分家，這幾天，江老夫人以身子不適為由，根本就沒分。沒分最好，她要是敢鬧，最後會連一錢銀子都拿不到，而且祖母和父親請的是外祖父過來商議，可不是請他們。

江二老爺臉色一變，「這話什麼意思？」

安容冷笑，「二舅舅，旁人不瞭解大夫人，你還不瞭解嗎？」

江二老爺身子一凜，心底劃過不好的預感，自己的妹妹自己清楚，不是什麼好人，儘管她以前裝的夠好，可連偷竊安容祕方的事都做的出來，指不定還做了什麼別的事。沈老太太說了會查出殺人凶手，但是這休書建安伯府必須要收，大夫人的屍體也要帶走！

可就是這休書，他不能接受！自己的妹妹嫁進他們武安侯府這麼多年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啊，到頭來，人被殺了，還落得個被休的下場！

江太太出來打圓場道：「我們先回府吧，等老太爺來處理這事，這個時辰，他也差不多回府了。」

「不說清楚休妻的理由，老太爺要接休書，只能從我屍體上踏過去！」江老夫人狠聲道，她雙眸恨恨的看著老太太，「玉蓮嫁進侯府這麼多年，操了多少的心，就因為她死的不是時候，耽誤了安容出嫁、北哥兒娶親，就要休了她，免了守孝？！武安侯府真是孝義有加，叫人刮目相看！」

老太太的眸光掃了四太太一眼，眸底有狠色。

四太太坐在那裏，一臉恨不得搗自己兩巴掌才好的神情，是她「不小心」說漏了老太太的想法，她只是「好心」的想讓江老夫人收了休書離開，別吵的老太太不安生而已。

其實，四太太也覺得大夫人太可憐了，見不得侯府這麼涼薄，她一直覺得侯爺重情重義，但是這次回來，侯爺的所作所為叫人心寒，連枕邊人被殺他都不找凶手，老太太讓他寫休書，他沒有一絲猶豫就寫了。

之前四太太還指望侯爺能幫襯點自家老爺，如今看來都是奢望。既然如此，還不如巴結沈安玉呢，她可是聽說了，皇后對沈安玉滿意極了，要娶為三皇子妃，好像皇上都應了。

皇上都應了，那沈安玉三皇子妃的身分那就是板上釘釘，賣她這麼大個人情，她不會不記得，可沒誰願意娶一個親娘被休的大家閨秀做皇子妃，所以四太太是贊同不休妻的。

只是她又矛盾不已，沈安玉如今也快十四了，要是大夫人不被休，她就得守孝，難道三皇子會等她三年嗎？當笑話說也沒人信。

見江老夫人一定要休妻的理由，老太太氣得把手裏的佛珠一丟，「理由？！她偷安容的祕方不夠嗎？她害得三姑娘斷了一條腿不夠嗎？！她在大姑娘出嫁時動手腳不夠嗎？！」

說著，從椅子上站起來，指著江老夫人道：「就是妳教出來的好女兒，害得我們侯府家宅不寧，妳還問我要休妻的理由，若不是念在她替老太爺守過孝的分上，她早被休回門了，莫非要等到她害得我武安侯府家破人亡才能休了她嗎？！」

老太太語氣憤怒，江老夫人被罵得一時間不知道做何反應了。

「不夠！」江二太太大聲道：「大夫人替府上老太爺守過孝，在三不去之內！」

建安伯府態度很堅決，無論如何就是不許休妻，把老太太氣得恨不得叫人轟他們走。

江太太輕聲軟語勸老太太別生氣，江老夫人和江二老爺做不了主，等建安伯過來，這事還得建安伯拿主意。

三太太則勸她們去看看沈安玉，這樣吵鬧只會讓下人看笑話，誰的面子上都不好看。

江老夫人才想起來，她還沒有瞧見沈安玉呢，也不知道傷的怎麼樣了？可她不想去，因為武安侯府欺人太甚，不是說沈老太太身子骨弱嗎？怎麼瞧著健朗得很，吵起架來比她都強，她不服輸！

可是自進門起，她就在鬧，到這會兒也不見人端茶過來，她又一個勁的大聲說話，這時實在渴得慌，已經鬧成這樣了，想也知道沈老太太恨不得她早些走，又怎麼會端茶給她？趁現在老太爺還沒來，趕緊潤潤喉。

江老夫人趕著去喝茶，可她前腳剛進蒹葭閣，建安伯就來了。

江老夫人恨不得回去才好，她知道建安伯有多疼安容，更因為大夫人偷竊安容祕方的事覺得愧對侯府，他肯定會接休書的。

江老夫人進屋的時候，沈安玉正在看一塊玉佩，見她進來，她趕緊把玉佩藏被子下了。

江老夫人瞧見這一幕，眉頭微皺，覺得沈安玉和她生分了，自己為了他們姊弟三人又吼又叫，她還對她藏著掖著，頓時高興不起來了。

沈安玉苦笑，她在床上疼得死去活來，結果娘親卻被人殺了，她緊緊握著那塊玉佩，眸底有股嗜血的恨意，這玉佩是沈安姝給她的，是沈安姝在密道裏撿的，沈安姝瞧著像侯爺的，以為殺大夫人的是侯爺，娘死了，她要再抖出爹殺人的事，侯府就完了，她也完了！

沈安姝一直很聽大夫人的話，現在大夫人死了，她沒了主張，就來找沈安玉。

當時沈安玉正睡著，是被沈安姝給搖醒的，哭著對她道——

「五姊姊，爹爹殺了娘親，我們該怎麼辦？！」

沈安玉當時就驚呆了，以為那件事被侯爺知道了，忙問她怎麼知道的，就見沈安姝掏出玉佩，她認得那玉佩，和侯爺的很像，但那是二老爺的！

沈安玉知道她娘給侯爺戴綠帽子的事，她娘被禁足之後，有一次她去沉香院找她，正巧見到她娘脖子上有吻痕，那時候，侯爺根本就沒有去過沉香院。

沈安玉不敢相信，也不敢追問。

幾天前，娘說讓她去勾引三皇子，把計謀說給她聽，她當時不同意，覺得太危險了，娘卻對她道——

「富貴險中求，只要博一回就能保一輩子榮華富貴，值得！妳放心，娘不會讓妳有事。」

在沈安玉追問下，大夫人才說刺殺她的人會是二老爺。

結果二老爺為了幫她沒了一隻手，於是他憤怒之下在密道殺了大夫人，沈安玉恨他卻也沒辦法——她為有一個這樣無恥的娘感到羞辱！她可以接受娘為了錢偷竊安容祕方的事，那是覺得安容不對，誰叫她的祕方寧願給外人也不願意給她們！但娘是侯爺的妻子，她怎麼能背著侯爺和二老爺勾搭成姦？！

沈安玉握著玉佩不知道怎麼辦好，她想為母親報仇，想殺了二老爺，可是她不能說二老爺是凶手。二老爺在密道殺了她娘的事只要抖出來，那些流言蜚語就會毀了她娘，更會毀了她用命拚回來的富貴榮華！

沈安玉哭紅了眼，江老夫人安慰她道：「妳爹涼薄，祖母更是眼裏心裏只有安容和北哥兒，外祖母不會讓她如願的，想休了妳娘，免了他們守孝，門都沒有！」

沈安玉怔怔的抬眸，她還沒想那麼多，娘親死了，她得守孝。她忙擦乾眼淚，許是動作大了些，扯動了傷口，臉疼得揪成一團。

江老夫人趕緊讓她別說話，好生歇著，又讓丫鬟端湯藥來，一通忙活之後沈安玉才好受了一點點。

很快，就有丫鬟來報，說建安伯收了休書。

江老夫人氣得轉身便要走，沈安玉拉住她的手，道：「外祖母，妳別去。」

江老夫人一怔，回頭道：「侯府要休了妳娘！」

沈安玉點點頭，有些氣弱無力道：「我知道，可是我瞭解父親和祖母，他們疼四姊姊，不會改變主意的，外祖父也一樣，妳去說只會惹人生氣，等我成了三皇子妃，該娘親的，我會加倍拿回來！」說到最後咬牙切齒。

江老夫人才想起來，沈安玉也快要出嫁了，她只比安容小一歲，而且沈安玉嫁給三皇子為妃怎麼也比安容嫁的好，自己的親外孫女是皇子妃，將來若成了太子妃，甚至是皇后，她這個親外祖母還能少了好處？

江老夫人有些動搖了，只是還很不甘心，畢竟大夫人是她懷胎十月所出的女兒，是她捧在手心裏疼的，她不願意她死後無所依靠，成了孤魂野鬼。

「絕不能這麼便宜了他們！」就是安容那個賤丫頭弄了一堆祕方，連累了她一雙兒女！

本來江老夫人算計的好好的，武安侯府會落在沈安孝手裏，建安伯府會是江二老爺的，最後都是她親孫子親外孫的，結果安容的祕方一鬧，她的計畫全部落空，現在，大夫人更是死了！一個死了親娘的幼子，能平安長大已是不易，拿什麼來搶爵位？！還有建安伯府，如果不是她苦苦撐著，二房早分出去了，她活的辛苦，心裏一肚子火氣都不知道找誰發，今兒跟沈老太太罵了一架，心裏舒坦多了，但是還不夠！

沈安玉拉著她坐下，輕聲道了幾句，江老夫人這才點點頭，轉身離開，去了松鶴院。

然後，江老夫人提了三個要求——

第一，休掉大夫人，要賠償她兩萬兩的損失。

第二，大夫人所出子女依然要有嫡出的身分，也就是要記名在安容親娘的名下，而且將來安容出嫁有多少陪嫁，沈安玉她們就要有多少。

第三，沈安孝現在還小，老太太年紀大，身子骨又差，照顧他不合適，把他交給奶娘和姨娘帶更不行，她是沈安孝嫡親的外祖母，她要帶回去養著，等他長到十歲再送回來。

這三個要求，江老夫人提的是理直氣壯，卻氣得安容和武安侯他們額頭青筋暴起。

建安伯站在一旁，聽得也是羞愧不已，紅著一張老臉呵斥江老夫人道：「休得胡鬧！」

江老夫人紅著眼眶，氣道：「我哪裏胡鬧了，玉蓮可是你親生女兒，她現在被人殺了，還不知道是被誰殺的，侯府為了一點私心就要休了玉蓮，你就不寒心嗎？！」

寒心，建安伯確實有些，可是他能怎麼辦？大夫人是他的女兒，安容和北哥兒更是他嫡嫡親的外孫兒。尤其是安容，她出嫁在即，因為大夫人的死，她的婚期要往後挪三年，他怎麼忍心？

沈老太太就問了他一句話——大夫人待安容如何，安容憑什麼需要給她守孝？

一句話，問得建安伯是羞愧難當，他當初送大夫人來給武安侯做繼室，是要她好好照顧安容的，可不是送來覬覦安容的錢財的。而且大夫人在侯府做了多少錯事，憑心而論，若大夫人是他的兒媳婦，他也忍不住要休了她。

建安伯後悔當初的決定了，他就不應該送大夫人來武安侯府做繼室，不然哪裏來這麼多事？可是事已至此，他又能如何？且安容對休大夫人一事態度很堅決，他若是不同意，那會傷了她和北哥兒的心，比起大夫人，他更疼他們兄妹。

只是，江老夫人一直鬧，他也不能當眾去捂她的嘴，再說了，沈安玉和孝哥兒他們也是他的外孫……

所以，建安伯對老太太道：「玉蓮被休，安玉、安姝他們的身分就不明不白了，嫡不嫡、庶不庶，讓他們記名在玉善的名下原也應當，至於孝哥兒，他確實年紀小了些……」

也就是說，除了江老夫人提出要賠償之外，其他建安伯都同意。

安容臉色極差，讓沈安玉他們記名在她娘的名下，沈安玉就算了，她到底是父親的女兒，可是沈安姝和沈安孝，安容是絕對絕對不會同意！

至於讓沈安孝去建安伯府養，安容想想就冷笑不止，大夫人就是江老夫人教出來的好女兒，江二老爺更是！一個攪的武安侯府不寧，一個攪的建安伯府雞飛狗跳！

前世就是他們兄妹，江老夫人的一雙好女兒，毀了她所有的至親，現在好不容易大夫人死了，江二老爺要被分出去了，她又把如意算盤打到沈安孝頭上了。

怎麼，她見不得掌握不了武安侯府，一定要培養沈安孝，將來同大哥爭爵位嗎？！

她也不瞧瞧，她的好外孫兒是不是父親的種，憑什麼爭？！

這廂安容不樂意，那邊江二太太對賠償的事揪著不放。

她怎麼可能放手，她還嫌棄少了呢，誰不知道武安侯府有錢，又是祕方又是酒坊的，不缺那麼點錢，那錢要回去肯定是江老夫人收著，將來還不是他們二房的？大夫人害得他們那麼慘，要些補償怎麼了？

江老夫人和江二太太、江二老爺一定要錢，建安伯就是呵斥也沒有用，三人只說大夫人死的蹊蹺，休的冤枉。

偏還有個火上澆油的四太太，她不聲不響的就將火燒到大夫人陪嫁上了，她是這樣勸人的，「大夫人被休，陪嫁要送回建安伯府，你們還要侯府賠償兩萬兩，可就著實不該了。」明著是在指責江老夫人，可是暗地裏卻是在幫他們。

江老夫人和江二太太一聽，眼睛瞬間一亮。她們壓根就沒往這上面想。按理，大夫人被休，當年帶進來的陪嫁也是要原封不動送回去的，那些陪嫁可不止兩萬兩呢，只是大夫人有兒有女，陪嫁自然是要留給沈安玉他們的。

方才江老夫人說了，要沈安玉他們記名在安容她娘名下，那就算是安容她娘所出，陪嫁自然該分安容她娘那份，而且她要求不比安容的少。

沈安溪站在一旁，聽得早想堵耳朵了，她實在忍不住，「蕭國公府送來的聘禮，祖母全部給四姊姊做了陪嫁，你們要求五姊姊、九妹妹她們將來的陪嫁不比四姊姊的少，就是賣了武安侯府和我大伯父他們，也怕是不夠吧？你們是要我祖母答應你們，然後拘著五姊姊一輩子不出嫁嗎？」只要不出嫁，就不用出陪嫁。

江老夫人一張臉漲得紫紅，因為沈安溪的話，讓所有人都覺得她是在無理取鬧，可這能一樣嗎？

沈安溪覺得氣得還不夠，又將安容的陪嫁一一細數，聽得江老夫人差點噴血。

因為沈安溪說，皇家愛臉面，就算沈安玉嫁給三皇子為妃，朝廷會送聘禮來，可是絕對不會跟蕭國公府那樣不在乎好不好看，人家一個箱子價值十萬兩，三皇子可以嗎？

而且朝廷有多少的皇子公主啊，送來的聘禮有五萬兩沈安玉都能笑哭了，還妄想跟安容一樣，武安侯府能將她的陪嫁補到十萬兩嗎？

最最重要的是，安容的壓箱底私房錢，那數目之多會叫人咋舌，沈安玉有嗎？自己沒本事掙還想跟安容一樣，那她的臉皮怎麼不跟安容一樣薄？！需要刀削的話，她那裏有！

江老夫人氣得渾身直哆嗦，直罵沒教養。

然後三太太怒了，冷笑一聲，「江老夫人，我敬重妳年長，可是有些話說出來前最好過一下腦子，安溪是我生的，我知道她說話耿直，容易得罪人，但哪句錯了？要說到教養，我自認不比妳差吧？」

三太太沒明說，那眼神從江二老爺身上掃過去，帶著輕蔑譏諷的笑。任誰都能想起大夫人偷竊、江二老爺賣祕方的事，能教出這樣的兒女，還好意思談教養，真是笑掉人大牙。

三太太雖然氣，但還記得分人，沒有一竿子將建安伯府都打翻了，江大太太她就極喜歡，還有安容的親娘，都是建安伯府所出，不會教女兒的只是江老夫人。

就這樣在三太太看來都有些恬不知恥的人，竟然敢罵她女兒沒教養？！她是越想越氣，越氣說話就越衝，「當初建安伯府送大夫人來就是為了照顧安容，為了安容兄妹好，今日侯府也是為了安容兄妹要休了大夫人，怎麼江老夫人就不應了呢？莫非當初這樣好心，只為了建安伯夫人的位置，如今目的達到，就置安容兄妹於不顧了？」

三太太臉上的表情很嘲弄，一半是譏諷，譏諷這樣自私自利的姨娘居然也能扶正，譏諷建安伯的眼光；一半是欽佩，欽佩她的好心機好手段，得了好處，還博得了好名聲。

三太太話說的很重，江老夫人要是不同意接休書，那她當年送女兒來做繼室，就只是為了建安伯夫人的位置！

江老夫人氣得心口疼，坐在花梨木的椅子上直喘氣，臉都青紫了，可偏偏找不出來一句話反駁。誰叫她當年那麼疼安容兄妹，如今怎麼不疼了？當年疼安容勝過疼大夫人，如今倒是疼大夫人勝過安容了！怎麼聽都叫人覺得三太太說的對，她當年只是為了博得賢名，只為了建安伯夫人的位置。

安容站在那裏，嘴角閃過一抹笑意，她覺得這把火燒的還不夠，又添了一把，她對江老夫人道：「妳要求五妹妹、九妹妹出嫁的陪嫁和我一樣多，將來我大哥會繼承父親的爵位，是不是孝哥兒也要？妳也是繼室，二舅舅是不是也該和大舅舅一樣，也要繼承外祖父的伯爵之位？」能提出那樣的要求，說她沒覬覦爵位的心，誰信？江大太太眼睛一凝。

江老夫人頓時額頭直冒冷汗，她不知道怎麼辦好，又將話題轉到大夫人死得不明不白，替老

太爺守過孝，休不得她了。

你們不就是想休妻，免了安容和沈安北守孝嗎，你們不讓我如願我也不讓你們如願！

不就是說她不疼安容嗎，讓她們說兩句就是了，女兒死的不明不白，她幫自己女兒討公道，建安伯也不可能休了她，她怕什麼？江老夫人已經破罐子破摔，不達目的誓不甘休了。

面對這樣不講理的潑婦，老太太很頭疼，卻也沒什麼辦法，但是那三個條件，她最多只能答應兩個，給沈安玉他們身分行，讓他們帶走沈安孝也行，但是賠償，那是絕對不行！

大夫人害的侯府不寧，休她是應當的，談賠償，那是笑話！

但是對江老夫人來說，賠償才是最重要的，沈安玉將來會是三皇子妃，她諒侯府也不敢不給她一個嫡出的身分，至於沈安孝，江老夫人對他原本就不抱太大期望。

談判再次崩裂，最後還是武安侯站起身，請建安伯去外書房，他有話要單獨和他說。

江老夫人要跟去，因為建安伯極其容易被說服，她必須要看著。

武安侯徹底憤怒了，壓抑著額頭跳動的青筋問：「妳確定不在這裏待著？」

江老夫人重重點頭。

武安侯當時大手一揮，對福總管道：「將她給我丟出府去！還有大夫人的棺槨，都給我丟出去！」說完，邁步便走。

江老夫人當時就傻了，老太太也怔住了，她還從沒見武安侯這麼憤怒過。

建安伯臉上鐵青一片，他能感覺到武安侯的憤怒，那是一種不在乎名聲的憤怒，能把脾氣很好的武安侯氣到這分上，大夫人到底做了什麼？顧不得江老夫人，邁步跟著武安侯走了。

福總管早見不慣江老夫人了，侯爺能說這話，就不是嚇唬她，當即叫了四個小廝過來。

兩個小廝去拽江老夫人，被江二老爺給擋下了，福總管道：「侯爺生氣了，幾位若是識相的話，就自己離開。」

江老夫人哪裏不知道人家是動真格的，氣得抓狂，可就是坐在那裏，死都不走，侯府要是丟她出去，她絕對會去告御狀！

「比烏鴉還要聒噪。」安容不耐煩的咕噥了一句。

沈安溪點頭附和道：「就是，我們又不是聾子，一樣的話說一遍就行了，非得一再重複，真討人厭。」

安容和沈安溪忍無可忍，跑暖閣躲著去了，偏江老夫人說話大聲，她們又去了院子。只是才到院子，就見建安伯怒氣衝衝的進院子，三步並兩步進了正屋。

安容和沈安溪忙過去，可是還沒走到台階處，就聽屋子裏傳來砰砰聲，兩人互望一眼，眸底都在猜測，屋子裏不是打起來了吧？

就這麼怔愣了一瞬，建安伯就拖著江老夫人出來了，生拉硬拽，江老夫人的髮髻都歪了，而江老夫人又哭又鬧，那叫一個慘。

安容眼睜睜瞧見建安伯抬起手一巴掌搨了過去，那清脆的響聲傳得很遠很遠，直接將江老夫人給打懵了。

建安伯鬆手，嚴厲的眸光掃過江二老爺身上，「將你娘給我帶回去！」說完轉身便走。安容望著建安伯的步伐，走的很快很急，但是安容覺得，他好像忽然之間蒼老了許多一般。他會氣得直接打江老夫人，還是當著侯府下人的面，肯定是父親將大夫人給他戴綠帽子的事告訴了他。

江二老爺也嚇壞了，這麼多年，他還是第一次瞧見建安伯打人。江老夫人之前是又哭又鬧，挨了一巴掌之後，哭鬧的更凶了，江二老爺都頭疼了，忙勸她別哭，扶著她走了。

沈安溪一雙眼珠子睜圓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幕。不過，她心底卻暗爽，這樣的人就該打。

等她和安容回屋，正屋裏的狼藉叫兩人都驚呆了。

Crescent